

藏传佛教文化现象丛书

ZANG CHUAN
FO JIAO
WEN HUA
XIAN XIANG
CONG SHU



佛光西渐

——藏传佛教大趋势

黄维忠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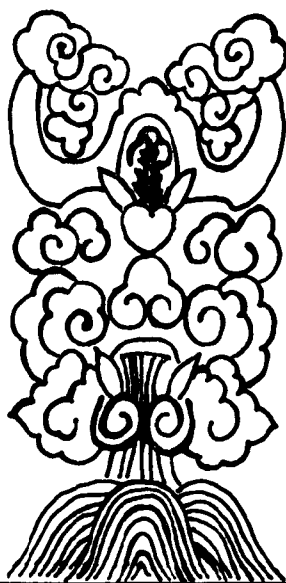
青海人民出版社

藏传佛教文化现象丛书

佛光西渐

藏传佛教大趋势

黄维忠 著



藏传佛教文化现象丛书

佛光西渐

——藏传佛教大趋势

黄维志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同仁路10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125 插页:2 字数:15万

1997年1月第1版 199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225-01148-0/B·15 定价:10.80元

出版导言

藏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的民族。因为历史和地理的缘故,藏族文化长时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扬光大。随着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的飞速发展,本世纪——尤其是近几十年来,这个雪域民族的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大量介绍和研究,正在形成一股新的人文热潮。

以新的形式和角度,较系统、多层次地介绍藏传佛教文化现象的各个方面,取精华以飨读者,使关心藏民族的社会各界朋友对其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从而对青藏高原这一人文新大陆有一理性认知,是我社出版本丛书的主要目的。

我们坚信,人类的精神食谱不会拒绝丰富,凡有益的营养必将增强身心。这一点,藏族文化(包括藏传佛教文化)也不例外。而作为一项文化工程,一项需要付出大量劳动和心血的事业,本丛书的出版只是一支序曲。

青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黄维忠,江苏海门人氏。199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随即入中央民族学院(现名中央民族大学)攻读中国民族史硕士学位。1994年参加工作,供职于《中国藏学》编辑部。业已发表论著译十数万字。

序

本书注目的对象是西方。它有两个主题：一是藏传佛教在西方的传播，一是西方人对藏传佛教的反映。

近来，常听人说藏传佛教如何叩开西方世界的大门，在国外如日中天，使耶稣的信徒改变信仰投入佛陀的怀抱，但要他具体地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他却只能张口结舌，一脸的迷惘；至于西方人对藏传佛教有何看法，他们为什么突然改变自己的信仰，虔诚地拜倒在佛陀脚下，就更是一个猜不尽的谜，着实令人惊奇不已，勾起人们的探寻欲望。但迄今为止，国内对这两方面的介绍仍属凤毛麟角，难以给人一个整体的印象与认识。本书便想通过这两个主题，一方面使国人了解西方的藏传佛教情况，一方面则试图解开隐藏在藏传佛教热背后的那个文化碰撞的情结。

藏传佛教向西方的传播，一方面源于西方人的主动获取，另一方面确是由于藏传佛教人士的辛勤传播。

西方人对藏传佛教的兴趣早在17世纪就已产生。那时，基督的信使、商人、探险者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远涉重洋，历经千辛万苦，想方设法闯入西藏，去探寻这块神奇的土地。尽管他们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传教士们无功而返，商人们失望而归，探险者们甚至把生命留在了他日夜向往的这块土地上，但他们却以大量的报告、书信、游记，向西方人展示了这块神奇土地上的独特文化，其中的一些人被藏传佛教独特的魅力所折服，主动担

当起向西方介绍藏传佛教的使命，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西方人。他们或投身于藏传佛教的研究事业，或实践着藏传佛教的禅修静观，在西方掀起了一个持续不断的藏传佛教热浪。

藏族自身的努力则显示了他们由开放——闭塞——开放的历史轨迹。藏族曾有一个辉煌的时代——吐蕃王朝，有一个绚烂的文化——吐蕃文化。而吐蕃文化最大的特点便是兼容并蓄，取众人之长，成自我之精华。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不看到藏传佛教的排他性与固步自封，沉溺于佛事佛理，胸怀突然狭窄起来，拒西方高鼻子绿眼睛的洋人于千里之外。时至20世纪，当现代化的钟声回荡在雪域大地上时，藏传佛教又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走出自我，冲向世界，并以其特有的魅力去接纳信徒，传播文化。他们成功了，在西方掀起了一股来势不小的藏传佛教热。

那么，藏传佛教为什么能取得如此的成功呢？17世纪初，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曾取得大面积的胜利，其原因便在于利玛窦、卫匡国、庞迪我等人的著作除了新奇性之外，还有它们对中国传统的强烈依赖，使中国人想起了自己的道德和善术方面的著作。而20世纪下半叶藏传佛教在西方基督教文化氛围中取得的胜利又靠的是什么呢？西方人士在接触藏传佛教时的反映，在多大程度上显示了东西方在世界观上的差异？

基督教文化的衰落，西方文化的变迁，无疑给藏传佛教的西传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舞台。而藏传佛教独特的个性，足以征服西方人的心灵。藏传佛教对死的豁达，对独特的活佛转世理论的阐释以及静坐和冥想的实践，藏传佛教大师们的表率，向西方人展示了另一种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宗教，部分地解答了他们萦绕已久的心头之谜。难怪他们迫不及待地投入佛陀的怀抱，想体证

一下藏传佛教世界带给他们的欢娱和精神力量。

等待藏传佛教的又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惊喜，我们的感叹，还是我们的期望！这本书，也许能解开您心中的疑惑。

需要申明的是，本书所涉及的仅是国外藏传佛教的传播情况，对于少数藏传佛教僧人的反华活动，因本书的内容所限，故在本书中未作专题批驳。但我们以后会用适当的方式加以阐明，以正视听。

是为序。

引 子

7月末的京城，一会儿热浪袭人，一会儿大雨倾盆，天气的飘忽不定却丝毫没有减退人们的热情。他们执着地涌向影剧院，一睹阿甘的真容。

阿甘是美国好莱坞巨片《阿甘正传》中的主人公。影片中的阿甘是一位据“科学”测定智商在正常值以下的傻子。

影片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少年阿甘在自行车的追击下，在金属脚套的羁绊下，一瘸一拐的奔跑着。然后，那些金属的羁绊开始纷纷飞落，阿甘开始轻盈地如同一匹鹿似地自由奔跑。他绝尘而去，将聪明的且借助于现代工具的坏孩子们远远地抛在身后。从此，演绎了一个智商低下的普通人不同凡响的半世生涯。故事始终由阿甘的话外音牵引着，阿甘以自己的眼睛描述着现代世界应有的模样。

《阿甘正传》以其隐藏着深刻内涵，博得了观众的一片掌声。于是有人说，它反映了一部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对这一历史的反思；有人说，它是好莱坞为美国新保守主义文化浪潮（向传统回归，寻求稳定的价值观念）增添的又一则寓言；又有人说，《阿甘正传》是一出正剧，它向世人展示了另一种智慧——东方的“道”与“禅”。不管怎么说，它反映了这样一个无可争议的主题：寻找精神家园。影片中，阿甘不止一次地劝说：回家吧！回家吧！这股温馨的对家园的呼唤绝非空穴来风，它反

映了西方后工业化文明社会中日益加剧的道德危机。对精神家园的渴望,已成为西方人世纪末无法摆脱的情结。

内 容 提 要

本书旨在揭示藏传佛教向西方的传播过程以及西方人对藏传佛教的反映。书中首先回顾了西方人探寻藏传佛教的历程,随后展现了藏传佛教在欧美传播的艰辛与辉煌。试图探讨西方藏传佛教热背后隐藏的一种文化情结:即藏传佛教对死的豁达、对独特的活佛转世理论的阐释以及他们对静坐与冥想的实践,给西方人展示了另一种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宗教,并部分地解答了长久萦绕在他们心里的疑惑。佛陀能替代上帝吗?我们将拭目以待!

目 录

序.....	(1)
引子.....	(1)
世纪末的情结.....	(1)
盛世下的焦虑/上帝死了/佛陀与上帝/藏传佛 教带来了什么？	
闯入世界屋脊的人	(10)
中世纪之梦/基督的信使/第一个进入圣城的 欧洲人/幸运的德西德里	
古老的诱惑	(25)
知已知彼/西方的“西藏人”/早期的研究者们/ 藏传佛教研究的发展期/走入显学的行列	
从雪山走下的僧侣们	(38)
沟通的桥梁/传播藏族文化的使者/教义的承诺	
回报	(50)
美国/格鲁派/萨迦派/宁玛派/噶举派/禅定 之王噶鲁活佛/欧洲	
播撒福音的人	(78)
出家·入世/金刚法界/那烂陀基金会/“福音书”/ 佛塔的启示	
西方人的精神之友	(97)

谁能作上师? /喇嘛的故事/送上门来的西方 弟子/衔接东西方的差异/上师的表率	
东西方精神的对话——藏传佛教和荣格心理学	(111)
死亡的艺术	(120)
开门见山话死亡/死亡的艺术/众眼看“中阴”	
我是谁	(131)
灵魂外寄/灵魂转世/轮回化身/掌握自己的命 运/活佛的使命/第一位幸运儿/轮回的证据	
心灵的沿续——意希喇嘛和他的西班牙转世灵童	(156)
迷你喇嘛/灵童的诞生/神谕·梦兆/预言·测试/ 寻找证据/众说纷纭话转世	
与佛陀沟通	(171)
我佛慈悲/精神的回归/我主沉浮	
投入佛陀的怀抱	(179)
寻找精神之旅/被坐禅俘获的人/西方世界的 考验/喀本的信徒们	
回归神圣	(188)
“失乐园”/寻找诺亚方舟/你往何处去/超越“珠 穆朗玛”	
附录	(200)
参考书目	(211)
后记	(214)

世纪末的情结

人上升到神的位置,却难以把握自我——丹尼尔·贝尔

盛世下的焦虑

世界正变得愈来愈小,而人们却突然发现这世界变得越来越陌生。确实,节俭、诚实和远大的志向仿佛是一个古老的梦,早已消失在尘世的喧嚣中了,世界上只剩下了贪婪、尔虞我诈。具有高度物质文明的社会充斥着腐败、堕落,生态环境恶化,人的欲望无限膨胀,艾滋病也随之袭来。面对这一切,有的人愤世疾俗,采取避世之法;有的人却不断追求,渴望获得生活的真谛。

物质发达的美国,无聊也发达,而且他们有自己的组织——无聊者俱乐部。俱乐部的主席宣称,他们过着无聊的生活,吃着无聊的饭菜,连家庭晚会也是无聊的。总之,“我们的热情在消失,而无聊却像无边无际的海洋”。

流浪则是愤世疾俗者的又一表现方式。美国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内华达三州交界处的一片大沙漠便成为漂泊者们最好的庇护所。这里总显得那么沉寂荒凉,即便在城镇也少有热闹和

喧嚣,美国社会所特有的节奏紧张、竞争激烈的气氛在这里仿佛已不存在。这里是漂泊者的乐园,他们放浪形骸,不少人成了酒徒、赌徒、吸毒者……。漂泊者之中固然有意志薄弱者,可原因并非那么简单。57岁的格林逊很富有,在佛罗里达州北部拥有18所酒精中毒者治疗中心,而且有个温馨的家。可在50岁那年,他却离家出走了,来到了属于流浪者天地的这片大沙漠。用他的话说:“越来越多的人在卖掉他们的房屋,他们对这个社会感到厌恶!”

是啊,这个社会该遭到唾弃!一切都沾上了铜臭味。商品可以买,精神也可以买,艺术、情感都可以成为有价的商品。你看,和尚道场可以花钱订做,思乡怀旧可以在旅游公司推销,你甚至可以高价租来“外婆”、“儿子”,以满足你的亲情之需!精神“似乎变成了一种可以用集装箱或易拉罐包装,以会计员计算的东西”,一种“用过了就扔的什么东西”,怎能不让人伤心、垂泪呢?

不过,大多数的西方人却踏上了一条寻找精神之旅的路程。据美国《新闻周刊》的一次调查,58%的人需求精神方面的体验,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有过一次神圣的或宗教的经历。下面的介绍同样出自于《新闻周刊》的报导:

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如今正在从事着寻求精神生活的活动。他们出于对现代世界物质主义的普遍不满、世纪末的焦虑或是其他各种各样的因素,或是回归到他们童年时代的宗教,或是在旧宗教里寻找新的含义,或是在本国文化之外寻找新的智慧,把不同的文化传统融合成一种个人信仰。他们热衷于使用带“S”的词,如灵魂、神圣、精神等。

文化市场同样迎合了这种趋势。书店里摆满了精神生活题材的书信;音乐书店里最畅销的是《格里高利赞歌》,天使像则印

在了礼品商店的包装纸上；教皇保罗二世的《穿越希望的樊篱》成为畅销书；《圣歌》CD片发行了近300万盒；佛教打击乐竟然融入了摇滚乐之中。

流行中，从网球明星到剧本作家都在大侃特侃他们是怎样找到生命中的上帝的；政治家们则在呼吁要把学校祷告推向全国；有关精神主题的课程、讲演更是场场爆满；电视台请来禅师，在电视上传授坐禅、静默功。

就这样，一股寻找精神之旅的旋风在欧美大陆刮起，成为世纪末西方人的聚焦点。

旋风的刮起，反映了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西方世界精神的衰退。

上帝死了

哲学大师尼采面对基督教，曾发出这样的慨叹：上帝死了！

在尼采看来，基督教的原罪说是荒谬的，它不过是让上帝来同情和怜悯人类的方便借口罢了，或者说，上帝对人类的爱是以假定人类有罪和渺小为条件的；如果上帝真想成为爱的对象，就必须放弃审判，哪怕是所谓公正的、仁慈的审判。

尼采认为，基督教轻视人的本能，扼杀人的意志，把人的激情压抑在人的意识之下，这是对生命的根本否定；而基督教宣扬宽恕、谦让和自我牺牲的处世原则，是弃强就弱，是奴隶道德，是人类自怯的表现。在尼采眼里，基督教道德只不过是畸形、虚弱、愚蠢、倦怠平庸的病态人的伪装罢了，因此，基督教道德是颓废的道德。尼采一针见血地指出：基督教徒要有揭发这个世界的丑恶与败坏的决心。

上帝死了！这是一股挡不住的旋风！

曾几何时，基督教挟着一股清风席卷了欧美大陆，几乎每一个西方人都成为它的忠实信徒。这也难怪，因为基督教为人们提供了这样一幅精神远景：虽然现世的物质生活非常贫困，人生异常苦难，但来世会给予补偿的。对于终会来到的幸福的憧憬，使人们能够接受和忍耐现世正在经历的苦难和烦恼。于是贫穷的人们按照耶稣所提示的道德规范自己的行为，满足当前的命运，以期达到未来的目的，得到基督的褒赏。

在近代，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又化作一股动力，刺激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物质生活的富足成为普遍的现实。然而基督教万万没有想到，它在满足了子民们物质富足的同时，也埋下了它“自取灭亡”的火种。

这是一个令（基督教）耶稣沮丧的过程，在美国当代大思想家丹尼尔·贝尔的笔下，这个过程是这样的：代表着基督教冲动的禁欲和节制的精神，先是被世俗法制社会碾去了神学的外壳，继而又被工业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割断了它的超验纽带；最后，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又彻底粉碎了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将社会从传统的清教徒式的“先劳后享”引向超支购买、及时行乐的糜费心理。基督教只剩下了一个美丽的外壳，只有圣诞老人来临时，人们才又重新意识到耶稣的存在。

失去了耶稣的人们尽情享受发达的物质文明带来的富足。可日益富足的人们却陷入了信仰上的虚无和迷乱之中。人们整日围绕经济这一魔棒旋转，难以驾驭自己的欲望和本能的冲动，于是凶杀、暴力、奸情泛滥，痛苦和烦恼充斥着生活。

用贝尔的话说：“我们正佇立在一片空白荒地的边缘。现代